过年了，太忙没有更新，谢谢大家的厚爱，发两章不收费。祝大家新年万事顺利，大吉大利！

第十四章

没有初冬的舒适，只是觉得阴冷，全身的难受，脚底的骨肉筋脉都被挤压的阵阵呻吟，他知道这是自己的幻觉，但更知道这是自己心里的呻吟！被关进这间小厢房已经两个月了，被阴狠的王媒婆带着几个仆妇，丫鬟硬生生的把自己的天足裹成现在三寸小脚，每日每夜哭喊不停，打动不了王媒婆，不曾放松一点，每日裹缠不停，日日洗泡，药水蒸煮，可怜自己的脚日渐消瘦，弯曲，骨断筋折，还不停拿棍子逼迫自己忍着疼痛下地学走路，什么含胸低腰，足尖轻点，腰跨不动，总之要有女人的风韵，动静得宜。现在走几步都感觉在刀尖上行走，腿软心慌，走一刻时间就支持不住，如果不是丫鬟扶着就会瘫软在地，这以后可怎么办啊！秦欢躺在拿宽大柔软的绣床上不住的乱想着，这两个月来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感觉身体消瘦不少，手脚无力，骨软筋舒，身体感觉特别敏感，怕疼的很，棍子轻轻打都觉得无法忍受，只有求饶方能免除痛苦，但心里的痛苦却不能免除还不停的增加屈辱感，每每半梦半醒中自己在女人的棍子下求饶的屈辱把他从梦中惊醒，自己总会默默流泪到天亮，自己以后就这样一辈子雌伏在于语春身下了吗？自己的科举会试，光宗耀祖，流芳百世这些远大的抱负都已经不能实现了吗？迷迷糊糊中又听到王媒婆那温润的声音，自己痛苦屈辱的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语春有点想自己的夫人了，这都两个月了，王媒婆也不让自己见夫人，只是说会在三个月时间里交给自己一个不可能再逃跑的乖巧夫人，知道王媒婆要给秦欢缠足，知道以后不会担心秦欢逃跑，可是自己就是担心秦欢是不是太疼，担心秦欢以后会怨恨自己，春语知道自己是喜欢秦欢的，那日在聚义厅第一次见到就喜欢，那种虽然狼狈却依然高雅的神态已经深深地刻进自己的心里，可是为什么他要逃跑呢？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他的笑，他的哭，喜欢他的一举一动吗？每晚一个人躺在宽大的床上自己就会想秦欢，那中思念让春语辗转不眠，身体深处，灵魂深处都在呼唤自己的爱人，夫人，你知道我在想你吗？

王媒婆看着秦欢轻轻提臀，小幅度摆臂，舒缓的轻柔的扭着腰身，小碎步如同行云流水，耳边的耳环几乎纹丝不动，禁不住微笑了，满眼的欣喜，这就是自己这两个月的成功之作啊！把一个游学的书生调教成这么一个一举一动都从骨子里充满女人风韵的美妇人，真是一件能让自己自豪的杰作啊！

梅梅看着夫人优雅捏着绣花手绢轻轻拭去额角上的汗珠，不禁想起那皇宫中自己服侍的宜妃似乎也是怎么优雅，风韵十足，这个寨主夫人真是我见犹怜啊！夫人这两个月苦真是值得啊！这真是夫人的福分啊，自己却没有这样的福分，就算自己一样吃这种苦，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的谁都勉强不来的，那要不要自己也把自己这四寸天足裹尖点裹瘦点，那也很美呢！梅梅想着想着，原本就很亮的眼睛更亮了！

这一天，王媒婆对正在学刺绣的秦欢笑“于夫人，刚才老身量了一下夫人的菱足，刚刚三寸，恭喜夫人，这些天终于熬过来了，老身也可以向寨主教差了！前些日子里老身严厉了些，夫人也不要怨恨，毕竟夫人这天足不美，缠裹不宜，如不严厉些，今日怎么能成功，再说长痛不如短痛吗！”梅梅几个丫鬟也叽叽喳喳的恭喜着，秦欢有点茫然，一点高兴，可更多的是对以后的日子的担忧。

春语听到王媒婆说大功告成了，风一般的跑进小厢房，就看到满头珠翠，一袭粉色长裙的夫人轻笼衣袖，柔柔弱弱的轻轻弯腰给自己行了万福礼“夫君万福”呆住了，真是被惊呆了，这是自己的夫人吗，那个自己抢上寨子的压寨夫人吗，那个狼狈而不失优雅的秦欢吗，围着秦欢转了两三圈，看看头发，看看衣服，看看首饰，看看群底，看看脸，看看手，禁不住去摸被春语看的脸红起来的秦欢，刚刚摸到秦欢的脸庞，自己的夫人娇嗔的喊“夫君！”春语也管不了那么多，一把抓住夫人的手，细细抚摸，“夫人受苦了，瘦了，更加漂亮了”转头对刚刚跟进来的王媒婆说“谢谢王婆婆，谢谢了，明天让夫人认王婆婆做干妈，以后常常孝敬您！”“这怎么敢，老身愧不敢当啊！不必如此，不必如此”满心的不情愿，却知道必须要听话的秦欢“是啊，一定要的，明日奴家设宴请王婆婆，当着寨子里人面给您磕头，认干妈，以后就是一家人了！”王媒婆皱纹都笑得看不见了，口里连连推辞，心里却早已经答应，“王婆婆不必推辞了，明日夫人请寨子里几个老人来作个见证，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春语这个一家之主作出最后的决定！

第十五章

躺在宽大的新床上，看着梅梅几个侍候夫人洗簌，春语有点不耐烦了，这也太熬人了，吃罢夜饭休息了一个时辰，就开始洗簌，卸妆，洗澡，按摩，上晚妆，换睡衣，换睡鞋，怎么又要按摩，虽然看着夫人洗簌是一种享受，可是自己已经等了一个半时辰了，一晚上能有多少一个半时辰啊！

终于，梅梅几个侍候结束，道晚安关上门去了，春语坐起身“夫人，来，让夫君好好看看！”秦欢有些羞怯，刚才自己洗簌时就看到春语的不耐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不高兴了，缓缓走到床前，春语一探手抓住秦欢的手轻轻抚摸，“嗯，手柔嫩了很多啊，光滑不少，看来梅梅她们服侍的不错啊！”油灯下，夫人精致的晚妆看起来更美了，娇羞的脸上布满红晕，想起夫人这三个月的缠裹，不禁怜惜，轻轻揽住秦欢的腰抱上床“瘦了很多啊，腰身都芊细了，来让夫君看看脚！”“干妈说，奴家的脚不能让人家看的呢”“我是你夫君，不是人家，来让夫君看看！”脱下大红的三寸睡鞋放在手掌中，“好小啊，和我的手一样呢”“夫君，不要看，很丑的”“丑不丑都要看看，你为这三寸金莲可是受了三个月的苦啊！”“奴家谢谢夫君怜惜！”轻轻脱下白色足衣，只看到白色的裹脚布密密麻麻层层缠裹，看着弯曲成弓弯曲，只有大脚拇指向上翘着，其余四个脚趾都和脚掌缠裹在一起，实在看不出哪里好看，可这是夫人受苦三个月才缠裹出来的“嗯，不错不错”“王干妈说，现在睡觉还是要缠裹，再过一个月，睡觉时候就可以不必缠裹了”“那以后平时要缠裹吗？”“如若不缠裹，筋松骨软根本无法行走，就是缠裹了，走远路都不行，必须要坐轿子或骑驴子才行”秦欢很是幽怨，春语听了心里高兴，嘿嘿，这下你跑不了了吧！

轻轻抚摸秦欢的小小柔乳，亲吻秦欢的唇，吸允着秦欢淡淡的香甜气息，看着怀抱中眯着眼睛脸色潮红微微急喘的却全身瘫软的秦欢，慢慢脱下秦欢的睡衣，贴身小衣，含着秦欢精致的耳垂用舌尖轻轻舔弄，那小小的椒乳在自己手里不停变化，听着身下秦欢急促的喘息，春语感觉下面湿漉漉的，利索地脱去睡衣，“夫人，想要吗？”“奴家好难受，想要！”听着娇怯的低吟，春语忍不住调戏秦欢“那是前面想要，还是后面想要？”“嗯，嗯，奴家都想要”秦欢忍不住又扭了扭身子，“想先前面，还是先后面？”春语轻轻揉捏着秦欢的椒乳，秦欢只是感觉难受的紧“奴家都要！”“真是一个小荡妇，这么贪心啊！”拿着最大的双头龙慢慢插进自己下身，用丝带绑在腰上，身体软麻麻的，春语不禁把屁股夹得更紧，捉着秦欢的双腿抬高分开，自己把身体挤了进去，一手扶着双头龙，慢慢把它挤进秦欢的谷道，听着身下秦欢的拉长声音的娇吟，一种征服感充满了春语全身，一低头，含住秦欢的椒乳，“啊，啊，啊！！！！！！！”秦欢已经三个月没有被春语日弄了，身体每天在迷药里浸泡，比以往更加敏感，被春语含住椒乳，谷道里插入双头龙，这个刺激太强烈，感觉脑子里已经被抽空，已经无法思考，只是跟着感觉在走，去享受那身体的愉悦！！！！

看着慢慢亮起来的屋外，看着像团软泥的秦欢手脚张开缠在自己身上，春语知道，身下这个人已经离不开自己了，想着晚上秦欢不停的索要，那低低的或拉长的高亢的呻吟，感觉身上又充满了劲道，熟练地给小秦欢抹上油，看着小秦欢变成大秦欢，拿着满是两人淫液的银托子卡在小秦欢的根部，熟练的翻身上马骑了上去，秦欢早被惊醒了，可全身瘫软，只是看着自己的小兄弟变成大兄弟，看着春语骑了上去不停上下起伏，心里的屈辱感已经少了很多，只是微微闭上眼睛，慢慢体味着从下身传来的那种舒爽，虽然不能自主的发泄，必须要等到春语觉得可以了，才会松开那个银托子，但自己也无法让小兄弟自己胀大，〔前些天一早就试过，用手用不到，用想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只能在春语的药油作用下小兄弟才能正常，没有办法，就只能这样了。从小兄弟那传来的快感很快淹没了秦欢的思考，他想发泄，喷发，可是那银托子却禁锢着不能满足，让他难受得不停扭动身体，不停呻吟，整个脑子里充满了欲望，也只剩下了欲望！！！！！！！！

看着满床的狼藉，梅梅脸都羞红了，这寨主夫妇昨晚不知道睡觉了没有，整个床单都湿漉漉的，一股浓重的欢好的味道让梅梅感觉自己下面湿了。夹紧腿上前吹熄油灯，又返身关了门出去了，春语两人都睡的香甜，根本不知道梅梅进来过！